



浏阳历史建筑

编纂：熊南京 李 海

CS |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長沙文庫
叢書



浏阳历史建筑



编纂：熊南京 李 海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浏阳历史建筑 /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主编；熊南京，李海编纂.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561-1521-1

I. ①浏… II. ①中… ②熊… ③李… III. ①古建筑—介绍—浏阳
IV. ①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8935号

LIUYANG LISHI JIANZHU

浏阳历史建筑

主 编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
编 纂 熊南京 李 海
责任编辑 黎晓慧 刘 芳
装帧设计 罗志义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1521-1
定 价 72.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浏阳历史建筑》编委会

编委	吴新伟	李家喜	赵柏林	李卫政
	朱锦辉	刘玉龙	陈海波	贺代贵
	龙钢跃	郭润葵	莫小佳	谢建国
编纂	熊南京	李海		
审稿	陈先枢	江权度		
编务	刘艳军	张晓梅	刘正初	张震
	熊剑	伍艳辉	毛彩云	蔺和华
	黄仟旭	汤显乐	刘佳富	刘伟
摄影	谢建国	楚海华	杨广泉	周利和
美工	陈览月			



前 言

建筑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体，无论哪个国家、民族，也无论哪个历史时期，它总是以其具体的形象来反映一种特定的文化艺术形态和思想意识特质。所以人们称建筑为“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书”。

浏阳地处湘赣边界，历史悠久。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涌现了花炮始祖李畋，元代文学家欧阳玄，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共和国领导人胡耀邦、王震等众多历史名人，与他们有关的历史建筑便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浏阳文庙始建于宋改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是仿曲阜孔庙的宫殿式古建筑群，典型江南建筑风格，浏阳文庙的祭孔古乐曾独步海内，闻名天下。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锦绶堂为清末庄园式建筑，1931年，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曾设于此。位于淮川街道办事处北正北路的大夫第，是近代杰出爱国志士、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的故居。还有散落于乡村的众多古民居群，宗庙、古桥等。这些历史建筑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是见证浏阳沧桑变化的标志和象征。浏阳历史建筑凝聚着浏阳历代劳动人民的才能和智慧，无论个体建筑还是群体建筑，都是浏阳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多元素的综合产物，是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的完美结合。因此，有这些历史建筑的存在，才有历史文脉的传承。它已远远超出了建筑物本身的价值和

意义，而集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哲学、美学、考古学、民族学乃至旅游学等不同学科的价值于一身，是历史文化的综合体。

然而，这些历史建筑的现状有些令人忧虑：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早已消失，而遗存下来的历史建筑大部分已经或正在出现坍塌、风化、拆毁等变故；被列为文物保护的遗存报修程序复杂、维护经费不足，未被列入的则面临无人看管、经费无着、弃之可惜留之无用等种种困境。

近几年，历史建筑的保护已经引起浏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同。对遗存的历史建筑开始修复利用。如金刚镇丹桂村的桃树湾刘家老屋、唐氏家庙等古建筑群，作为幸福屋场的一部分被修复利用后，不仅是村民的文化活动场所，也成为长株潭乡村旅游的热点。

历史建筑遗存保护工作任重道远，我们只有用智慧和行动主动肩负起保护的使命，才不负先祖，才能给后人留下历史文化脉络，才能传承和发扬浏阳悠久和博大的历史文明，让“美丽浏阳”尽展历史魅力，让“千年古县”焕发勃勃生机。



绪 言

谢建国

建筑是反映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社会特征的主要载体。一个时代的建筑遗存，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史书，一卷档案，记录了历史的沧桑岁月。人类自有祖以来，从穴居山洞，捕猎为生，到筑屋为巢，刀耕火种，到高楼大厦，工业发达，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创造了各个时期辉煌灿烂的建筑文化。每一个时代的建筑遗存，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现象和科技文化水平。浏阳是千年古县，古人在浏阳这片土地上同样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遗憾的是，如今那些久远的历史建筑几乎已经毁灭殆尽，在浏阳，建于元朝以前的历史建筑已经极为罕见，以至于作为千年古县的浏阳在元朝以前的历史几乎无从考证。古人云：忘史甚于亡国，国亡尚可复，史忘则不可寻。只有保护好历史建筑遗存，才能使一个地方的历史绵延不绝，才能使一个地方的文化焕发悠久的魅力和光彩。

为了引起公众对保护历史建筑遗存的重视，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对浏阳的历史建筑遗存状况进行了调查，分别对民居、宗祠、庙宇、桥梁、水坝、塔亭等等古建筑及其遗址，采取每处地方一幅照片，一段小传的方式进行记录。

一、 浏阳历史建筑遗存的现状

浏阳是一个移民地区，调查如今浏阳的居民，其90%以上人口都是从外地迁居而来。传说是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天下时，浏阳人支持了陈友谅，于是，朱元璋得了天下以后，血洗浏阳，把浏阳

的原住民基本杀光了。这段历史虽无从可考，但查阅浏阳大部分现住族群的家谱，却发现这些族群确实是分别从明朝初年一直到清朝中叶，分别从江西、广东、福建等地迁居而来。其中来自江西的族群最多，因此至今浏阳人都亲热地称呼江西人为老表。

当年这些族群迁来时，估计就是插草为标，先占为王，聚族而居。所以，先来的族群占领了富饶的平原地带，如今集居于浏阳河中下游两岸的族群从其族谱上查知一般于明朝初年迁来，而于清康熙乾隆年间迁来的客家人多居住于偏远的张坊、官渡、小河、七宝山、大围山、中和等山区乡镇。

一个族群来到浏阳，人数可能并不多，占领一块地方后，筑屋为巢，凿井铺路，耕田种树，建祠修庙，繁衍生息。

1. 民居

民居的选址，除了集镇为了商业的便利，会不断沿着街道延伸建房以外，其余的民居一般是因势就利选择依山傍水之地。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为了能躲避战乱，甚至为了逃避官府的税赋，只要有水源，有耕地，也不管山有多高，林有多密，路有多远，深山密林中也有人筑屋而居。如小河乡金沙村（原火厂村）的白沙组，距离集镇有十几里的山路，20世纪80年代有居民65户，人口256人。又如官渡镇观音塘村的碳冲组，从最近的村庄到达这里有十几里山路，但十几年前，这里是个居住了二十几户山民的村落。

但近十几年来，一些传统村落的民居选址再不尊重自然，而是仿效城市开发的做法，平一大片地，修建一条街道，街道两旁鳞次栉比修建房屋，拟然一个集镇。如此建成一条长街后，农民种菜养花的庭院没有了，错落有致的村落风景消失了。

浏阳民居的风格和建材。只有大户人家才能讲究建筑的风格和艺术。从保存下来的古建筑看，浏阳民居基本属于南方的徽派建筑风格。青砖白墙黛瓦封火墙。而普通人家的房屋基本以土坯房和夯



小河乡金沙村的白少组

土墙为主。浏阳的民居格局并没有完全继承其原居地先民的传统。如浏阳的客家人，其原居地广东梅州基本都是围龙屋，一个家族住在一间圆形大屋中，但在浏阳没有客家围龙屋，这些客家移民首先也是在一个房子基础上不断向外扩展增建，形成多少栋多少厅的大屋，但去掉了粤闽地区家族围龙大屋的防卫功能。如今，浏阳保存下来的古民居屈指可数，而且几乎都失去了使用功能，破败不堪。

浏阳民居的演变。过去普通人家的住宅基本都是土坯和夯土结构，自生自灭。土坯房的特点是冬暖夏凉，而且房屋废弃后，又化为泥土，不留下建筑垃圾。即使到 80 年代以前，一般普通人家的住宅还是土坯和夯土结构，其布局最基本的称为三间过道，即中间一个厅屋，两边各一卧室，在一边或后面搭一偏屋作为厨房厕所。稍好一点的人家的布局称为三间过道两边转锁匙头，即在两边分别加出两间，加出的部分俗称锁匙头，其外正立面超出厅屋两米左右，使中间部位形成一个宽阔的走廊，既可作为小孩玩耍嬉戏的场所，



淳口镇尚坪村的近代土坯房民居

也可堆放柴火。再好一点的大户人家就是五间过道两边转锁匙头。有些还会建成两层，甚至在外面建一个吊脚楼作为阳台。如今这种建筑在偏远山村还有保留。如淳口镇尚坪村还保存有一大片这种土坯房。

到20世纪80年代后，新建的房屋就基本是砖木结构，但布局单调，多数是建成一个火柴盒式的正立方体。农民的艺术和审美素养有限，又喜欢模仿自己认为是洋气的城市建筑，于是城里的房子没有大屋顶，农村也就流行平顶房；城里的房子外墙贴瓷砖，农村的房子也贴上五颜六色的瓷砖；城里有欧式建筑，农村也做一些假水泥构件挂在窗户门框四周，做成仿欧式建筑。农村民居基本没有经过专业设计，结构布局并不科学，加之资金的限制，匆忙上马，这些民居往往经历十几年后即会淘汰，于是又推倒重建。可以说，近30年来，农村80%以上的民居都经历了重建或多次重建，这些民居无论结构功能还是艺术外观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大部分将被拆



90年代前后新建的砖瓦房

除重建。

过去大户人家的住所多为砖石结构，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很讲究风水，通风采光排水都有周密的考虑。这些大屋在土改时，一些收归公有，用作学校、行政办公、仓库等用途。一些分给了贫困农民。收归公有的大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保存下来的也屈指可数，分给农民的大屋，基本被拆得七零八落，所剩无几。如今，基本构架尚保存完整的古民居有下面几处：共和国开国功臣浏阳籍人士的故居，大围山镇楚东村的锦绶堂和楚东大屋，龙伏镇新开发源片的沈家大屋，社港镇社港社区上新组的周家上新大屋，金刚镇星村中心组的六栋堂，金刚镇丹桂村清江片桃湾组的桃树湾民居，社港镇清源村的廖静文故居，小河乡皇碑村东风组的陈贵玢老宅陈家大屋等。

这些保存下来的古民居，基本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户主曾经非富即贵，建筑规模宏大；二是使用的建材多为砖石材料，抗风雨



能力强；三是这些建筑曾经转为了公益用途，如用作学校、仓库、宗祠等；四是民居的家族中，出了有文化和有影响力的人；五是伟人故居和革命圣地，如胡耀邦、王震、宋任穷、王首道、李白、李志民等这些开国领袖和烈士的故居，如大围山锦绶堂等，被当作革命文物被修复和保存了下来。但除了伟人故居和革命圣地，其他古民居，如今都年久失修，濒临毁灭。如龙伏镇新开村发源片的沈家大屋，系清同治四年（1865）由沈氏家族彬安房的沈传九历经3年建成，建筑使用面积13551平方米，现存建筑占地面积7153平方米，有17个厅，30多条巷道回廊，200多间房。主体建筑为砖石和土木结构。新中国成立后分给50多户农户居住。80年代该建筑群保存还比较完整。后来有的住户拆除了原建筑新建了红砖屋。沈家大屋的整体风格就破坏了。加之大屋周边树木离屋太近，树木长高后影响了通风采光，排水涵管也缺乏疏浚，导致大屋内潮湿阴冷。如今的沈家大屋，只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孤老太太在内居住。大屋的外貌主体虽在，内部有些部位却已经坍塌，未坍塌的房间也是阴森潮湿。

保存得比较好的是社港镇社港社区上新组的周家上新大屋。虽然这个大屋是也分给了几户农民，但他们也是周家后人，“文革”期间直至以后，都没有对大屋进行任何改建和破坏，如今，周家后人把这里当成周家公产，住户基本迁出，这里成了类似宗祠的场所。

浏阳古民居的毁灭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土改时将大屋分给若干户农民居住，大屋分割使用后，每一户的使用功能就不齐备，这些农户后来陆续拆除了原建筑新建了各自独立的砖瓦房。如三口白路村的呈祥大屋，曾经规模宏大，有屋三百余间，雕龙画凤，回廊相连，围墙跑马。新中国成立后，分给20多户农民居住。近几十年中，里面居民陆续拆除旧宅，在原址各自兴建新房，如今，院内的老建筑已经悉数拆除，荡然无存。二是这些古民居过去



都是依赖自然通风采光排水，进入电气时代，其结构使一些电气设备如空调等难以安装或发挥不出效果，老屋就被房主废弃。三是这些古民居采用的砖木结构，那些木制构件不仅构造精巧，而且雕梁画栋，很富艺术性。修理和维护这样的房屋，不仅成本极高，而且在不重视文化的年代，连能修理这样的结构房屋的能工巧匠都难以找到了，只好让其自生自灭。如社港镇清源村双江组的廖静文故居，即使出过名人，但如今故居的主体正屋已经消失，余下的一侧偏房虽还有人居住，但摇摇欲坠。住户廖静文的侄媳及侄孙说，他们无力修复这座古宅，只能任其自生自灭。

2. 宗祠

宗祠，是散见于浏阳乡间最常见的历史建筑遗存。但这些宗祠与解放时相比，已是面目全非。原样保存下来的古宗祠建筑不到20%，有大约一半经过了改建，约30%为近年新建。

宗祠能原样保存下来，主要是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是革命时期，曾用作党和红军的活动场所，如小河乡皇碑村横岭组的黄五美祠，曾是1932年浏阳第六次党代会的会址。小河乡田心村花园组的范氏祠堂，曾用作红一方面军后方医院，这些祠堂都当作革命文物被政府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二是当年充公用作了公益用途，如学校，仓库等，这些祠堂，如今虽然破败，但外貌尚在，具备修复的可能。如官渡观音塘村的谢氏列宗祠，是平浏醴铜几个县谢氏的总祠，九栋十八厅，青砖为墙，麻石为柱，雕梁画栋，土改后，曾用作粮食仓库，虽然改建得面目全非，但基本规模和构架尚在，如今保留中厅用作祭祀用途，两边用作学校用途，基本保存了原列宗祠的规模和外观。三是位处偏僻，得以幸存。如张坊镇江口村的陈氏祠堂和陈五星祠，山民淳朴，经历“破四旧”和“文革”，他们把祠堂用作公社大食堂或大队部，在牌匾上涂上石灰写上毛主席语录，祠堂得以幸存。四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宗祠，被当作文物保护



了下来。如达浒镇书香村的孔氏家庙，系明万历十四年（1586）由县府出资修建。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后得以在“文革”中幸免于难。

更多的祠堂是被破坏掉了。如官渡镇观音塘村，过去谢、林、古、李、王等各大姓氏均建有宗祠，有些姓氏各分支还建有分祠，一个村庄里，巍巍宗祠有十几座。而如今，除了曾用作仓库和学校的谢氏列宗祠和奉先祠等保留了外貌外，大部分宗祠荡然无存。

破坏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破四旧”时人为拆除了。如官渡观音塘村林氏祠堂，当年其规模和谢氏列宗祠一样宏伟，但1958年修建金鸡水库时，建涵洞需要砖石，当时祠堂是“四旧”产物，有人建议拆了祠堂取其砖石建涵洞。村里最大的两个祠堂另一个谢氏列宗祠用作仓库不能拆，宏伟壮观的林氏祠堂就被拆得干干净净。二十年前林氏祠堂之断壁残垣，麻石门柱还清晰可见，如今荡然无存，平为田土。二是农村基本建设的需要。如官渡观音塘村的谢氏腾辉祠，是纪念该村谢氏来浏先祖的，1975年时还保存完好，里面住着三户居民。但1975年改道金鸡河，新河道途经该祠，于是被彻底拆毁了。三是土改时分给了农民居住，后来被住户陆续拆毁。这样被毁的祠堂数量众多。四是年久失修，自然坍塌。

近年，宗祠文化再度兴起。很多濒危的宗祠得到修复和重建。一些修复的宗祠成为建设幸福屋场的一部分。宗祠不仅是传承家风美德的场所，有的也成为农民学校、老年人活动场所或者幼儿园等公益场所。如金刚镇太子湖村松柏组的墨庄何氏宗祠，被何氏族人集资原样修复，如今既是何氏族人的祭祀之所，里面又设有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幼儿园，是全村的公益场所。

但在近年修复宗祠的风潮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原地恢复好，还是异地新建好？由于古宗祠多为砖木结构，立柱多为麻石或者巨木；墙体多为俗称金包银工艺，即外墙多为青砖斗墙，内墙多为土坯；屋架全是木结构。如今木结构腐朽，



墙体歪斜，原样修复既难以找到同种材质，又难以找到具备那种技艺的工匠。而且从费用上考虑，修复老祠的费用可能要远远超过重建一座新祠。因此，有些古宗祠虽然规模尚在，但其族人宁愿废弃老祠，而异地择址建新祠。新祠无论形制还是艺术价值都远不如老祠。如永和镇永宝村陂山组的唐氏老屋，危在旦夕，但唐氏族人却另行择址建了新祠，老屋任其坍塌。又如中和镇中和村功成组的吴氏家庙，虽然位处旷野之中，周围未受侵占，而且主体建筑外观保存良好，但古祠内部已经坍塌，修复成本极高，吴氏族人宁愿择址另建，也无意修复老祠。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这样的古祠堂破败不堪，野草丛生，一片荒凉。

二是究竟修旧如旧好，还是翻新成现代建筑好？过去的宗祠多以麻石为柱，砖石为墙，卯榫结构，雕梁画栋。这种建筑的木质结构年久失修容易腐朽。如今如果按原样修复，需要非常专业的古园林建筑队伍，费用比较昂贵。如果不按原样修复，又会失去那种古祠的古朴和厚重。金刚镇的何氏宗祠和六栋堂等都基本是修旧如旧的修复。但这种修复除了费用，还有持续维护的问题，木质结构依然会有腐朽的那一天，需要不断地维护。还有一种修复就是干脆翻新为现代建筑。沿溪镇花园村澄清组的李氏宗祠，本来是麻石立柱，木榫为梁，他们将其全部拆除，改为浇筑的钢筋混凝土立柱和框架；正立面的外墙，本来是青砖砌的清水墙，很古典，改建者认为老旧了，全部抹上水泥，又画出白色砖缝。最不解的是大门口两根没有拆下的麻石柱，他们全部涂上水泥，再刷上油漆。整个建筑，给人不洋不土的感觉。我们找来当地村民，问他们为什么不保留砖墙和麻石柱的原汁原味，反而要给他涂上水泥，刷上油漆，这种画上的砖缝，其实过不了几年就会剥离脱落，将会十分难看。但村民说，粉刷一下洋气多了。正在修复中的大围山廖家祠堂，他们也准备把外墙的清水砖墙刷上涂料，画出砖缝。我们向其解释刷上



涂料从美学上和维护上的缺陷，建议保留原貌。他们接受了。但很多宗祠在修复后已是面目全非。建议宗祠的修复在外观上一定要修旧如旧，保持原貌。在建材的使用上，承重部位和主要结构在不影响外貌观感的前提下，可以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代替木结构。如原三口镇东星村的李氏宗祠，修复中尽量使用原来同种材质，即使部分廊柱找不到原来那样的石材，也在混凝土浇筑的廊柱表面喷上同种外观效果的石头漆，使宗祠古朴如旧。

三是宗祠的持续维护问题。过去的宗祠由家族维护，家族成立祠会，祠会拥有一定的公产，而且祠会的族人不断为宗祠添加公产，称为族田。族田出租的收入可以用作宗祠的维修和扩建。如今，不可能再有祠会，也不可能具办族田。宗祠的维护主要依靠族人的捐赠。有些家族出了富贵之人，捐赠的额度大，修复和维护的资金就充足，但也无法保证世代代都有富贵之人，只要有一两代的断代，宗祠依然存在荒废破败的可能。要保护好这些宗祠，通过族人与村组共同维护，将宗祠用于公益用途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

四是政府和村民都要有保护宗祠的意识。敬奉祖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宗祠文化也是劝人上进，奉献国家。利用好宗祠文化对完善社会管理有所帮助。宗祠应该成为一个村落思想品德教育的场所，宗祠可以成为一个村落的文化活动中心。政府不仅不必打压宗祠的修建和修复，还应在土地使用、建设手续和周边建筑物的协调规划等方面给以优惠和支持。对过去占用或有影响宗祠的设施要予以拆除，恢复宗祠原貌。如张坊镇江口村七溪组的陈氏老祠，规模宏大且保存完好。但七十年代就在其大门口不到两米处建了一所学校，学校不仅占用了祠堂的地坪，也完全挡住了祠堂的出路。现在这所学校已经废弃，这栋只有一层的土木结构校舍完全可以拆除，以恢复祠堂的原来面目。但村民有此想法却无能为力，因为废弃学校的产权是教育部门的。



3. 庙宇

浏阳庙宇众多。浏阳人信仰多样，除了佛、道两教外，还有很多地方信仰。村落之中，地方信仰的信众尤多。这些地方信仰，有些是当地历史上的郎中，救死扶伤，万众敬仰，死后为其立庙祀之。如分布于官渡、高坪等地的谢娘娘庙，位于大光洞祖师崖的陈大仙人庙，位于葛家乡保民山的蛮王神庙，位于浏阳城区等地的江大仙人庙等。有些是当地历史上在孝道、公德等方面的杰出之人，受人敬仰，如杨孝子庙。有些地方信仰是早先信士从别处分香而来，如位于官渡田郊村等地的杨肆将军庙，西湖山的包公庙。还有浏阳唯一的一座聂公庙，位于古港镇上的凤飞岭，系南宋年间本地巫氏药材商人从江西樟树分香而来，已经有接近一千一百年的历史。

寺庙的保护状况与宗祠比较相似。比宗祠幸运的是，宗祠在过去的岁月中，可能荡然无存，土地都用作他途了。而庙宇的土地一般都继续用作庙宇。即使在“破四旧”和“文革”时期遭到毁灭，如今也能在原址复建。庙宇的复建和维修比宗祠的复建更容易筹措到资金。如果庙宇灵验，还愿的信士乐意出钱。每年被供奉的菩萨寿诞都要举行庙会，庙会上信士的供奉也能给庙宇带来收入。还有平时的香火钱和功德钱。修建庙宇时，缘首们劝募资金的范围也比修建宗祠广泛得多。所以，庙宇的修复和重建在这几年非常盛行。复建的庙宇一般基本按原来的风格，保留了封火墙、飞檐攀爪等建筑特色，也保留了戏台等功能设施，但从建筑的艺术性来说，就远不如原来了。过去的庙宇，讲究形制，用什么样的屋顶，几层重檐，都有讲究。而如今，修复庙宇时，热心的缘首们基本不讲究形制，哪懂得什么庀殿、歇山、悬山、硬山这些建筑结构和形制，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所见所闻，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于是山寨的哥特式、罗马柱等广泛应用在如今重修的庙宇中。如沿溪镇沿溪桥社区的河东庙，采用红色的墙基，白色墙，黄色的琉璃瓦，金色的包